

怪力亂神一東

夢兆與籤卜奇談

劉太希

蘇東坡王陽明夢兆

蘇東坡文集內有「讀歐公黃牛廟詩後記」。內容大略記一有趣的故事說：歐陽修和他的同年王元珍供職於京師：王做推官，歐做翰苑校勘。有一天王元珍說做了一夢：夢中自己和歐陽修二人同坐小船，泛游川鄂之間的三峽，經過一廟，二人入內，向神禮拜，拜時王元珍在前，歐陽修在後，神忽然起立答禮，並招手請歐陽修上神位耳語，王元珍心想歐陽修是翰苑貴人，難道神也有附勢的俗情嗎？拜後出廟門，見有一馬缺了一耳。這夢說過也就不以為異，不料王元珍不久被調為峽州判官，歐陽修謫貶夷陵（即宜昌），這二位同年又在了一起了，也還沒有想到前時的夢兆，一天二人忽發雅興，駕一葉扁舟溯江而上，過黃牛廟，入廟遊覽，廟中一切與王元珍夢中所見皆同，即門外石馬，也是缺了一耳的。回想夢境，不勝驚異，而夢中拜神，王元珍在前是王的官階比縣令要高些。因此覺得世間萬事，好像都早已主宰安排好似的，遂作了記題在歐公黃牛廟詩之後。記得王陽明先生有兩句詩說：

「四十年前夢稟詩，此行天定豈人為」
這是因为他四十年前做過一夢，夢到西南方

的馬援廟，四十年後，他謫貶到龍場，中途經過馬援廟，恍惚這地方，就是他以前夢中會到過的所在。於是他就寫下了詩來記載他的感想。筆者所見書本上類似此種夢兆的故事還很多，但所記載的人，有些或者是故神其說，不過歐陽修蘇東坡和王陽明，我們總不應該懷疑他們記述的真實性吧。

張季直夢識徐樹錚

關於近代夢的故事，又來談談徐樹錚。他是皖派段祺瑞的心腹，軍人而兼政客，也算得是文武兼資的人物，民國十四五年，他到歐美各國考察軍事政治回國，先在上海南京停留，應南通張狀元季直的邀請，在南通遊了幾天，和張季直談得很投機，徐樹錚急於想到北平，張勳他多住些時，說北方情況混亂，不如在南通稍作流連，徐結果還是走了，不料徐去後第二天晚上，張季直夢見徐樹錚，面色黯淡，吟出了一首詩來，張季直記得很清楚，驚醒之後，生怕忘記，立即起床，將徐所吟的詩筆記下來，那詩是這樣的：

「與公生別幾何時，明暗分途悔已遲，
戎馬書生終誤我，江濤澎湃恨誰知。」
張季直越看越覺得不祥，說：「樹錚必定要出事」。晨起看報，報上頭條新聞，就刊出徐氏

軺車經過天津廊房被馮玉祥的部下槍殺的報導。這事是在張季子九錄記載的，張季直輓徐樹錚的對聯，也提到這夢兆，錄如下：

夢識無端，聽大江東去歌殘，
忽然感流不盡英雄血。
邊才正亟，歎蒲海西顧事大，
更何處覓得此龍虎人。

張季直此聯頭一句就提到了前一晚的夢兆，「大江東去歌殘」是因為徐樹錚在宴會中唱了這一首歌曲，徐樹錚對崑曲有研究，下聯「邊才」指徐樹錚對俄蒙的交涉有很好的表現，也表達了張季直為國惜才的深意。由此使人感覺得這夢是多麼地不可思議。

抗戰時期，錢宗澤任隴海鐵路局長，經常到重慶商洽軍運，周俊彥任軍委會經理處長，有一晚錢宗澤夢與周俊彥同坐一條船，遭遇風險，二人同時落水，驚醒之後，二人談起來還笑說日本飛機轟炸的時候，我們兩人不要同在一個防空洞避難。隔不多久，周俊彥病故於重慶，開悼那天，錢宗澤去弔喪，對靈堂行禮以後，信步走到旁邊的小廳，赫然看到廳中又有一具棺材，驚奇不已，詢問之下，才知道錢家購棺回來的時候，官方贈送的棺木也送到了，所以將另一具空棺放置

旁廳，錢宗澤經此一嚇，便感不適，重慶的房屋，多是依山建造，錢宗澤的座車停在坡下，他由周宅下坡，只覺心跳氣急，走到汽車旁邊，已經不支倒下，司機惶急地將他載入，送到醫院時，已氣絕身死，當時自然有很多親友包括周家的人在場，無巧不巧，周家那一具空棺，恰好派上用場，為錢宗澤殮葬之用，這又是多麼奇異的夢兆故事。

冷雨秋風復舊生涯

至於中國春秋左傳所記載的奇夢，時代過於久遠，我們不必信也不用談它了，現在來談談神籤這種迷信，民國元年，江西同鄉王平秋和他的哥哥王有蘭，由日本歸國，同客廣州，他們兄弟都是同盟會份子，後來王有蘭曾任國會議員及江西省議會議長，王平秋曾任江西民政廳長。一天在廣州閒住無聊，和江西省長（南方政府所任命者）謝遠涵同遊曲江名勝南華寺，此寺為六祖慧能出家之所，寺內有六祖肉身像，他們是當時的新人物，東洋留學生，當然沒有迷信觀念，看見很多人求籤，王平秋用扇柄敲敲六祖的肉身像，他說枯了的骨頭，不信他有何神通，謝遠涵說：「你不妨抽一支籤試試看，王平秋也就好玩地抽了一支，不料那籤文說：「來意不誠，罰燈油三斤」，王平秋說：奇怪，他還知道我來意不誠，我就姑且受罰一次，於是取出一元錢交與和尚，說是作為買香油之用，再誠心另求一支，他在廣州閑久了，不免向神禱告，想做廣東的縣長，請神指示，一看所求的籤上說：「若逢冷雨秋風至，依然恢復舊生涯」，他以前曾經代理一次大

埔縣長，那時是夏天，心想秋天到了，或者會如神的指示，有希望了，不料秋盡冬來，毫無消息，他也以為神話不靈了，第二年春天，冷雨奉命為廣東省長，冷的別號叫「禦秋」，王平秋和冷禦秋原是日本同學，因此冷禦秋發表王平秋作番禺縣長，這才了然於神的指示「冷雨秋」者是人名，而不是指時令。王有蘭前年病故於臺北，年八十餘矣，此段故事，是他親口說與筆者聽，籤文上二句他還記得，筆者就記不起來了。

還有陳布雷的一個求籤靈驗故事，這是他記載於他本人的回憶錄上的，當不會假。民國廿二三年時期，陳布雷原任浙江教育廳長，當局或許要他到南京留一個時期，適逢那時教育部長，沒有適當人選，於是命陳布雷暫代教育部長，但陳布雷身在南京，心念浙江許多事務未了，急於想辭去部務，一拖半年，屢辭不准，教育部後面就是古靈城的鷄鳴寺，一夕無聊，陳布雷和他的弟弟上鷄鳴寺閒遊，隨意在神前求一支籤，私心禱告，何時方能脫卸部務，一看籤文上說，「一徑丹詔從天降，珠玉豐餘滿載歸」，他看了啼笑皆非，覺得神和他開玩笑，他又不想發財，珠玉從何而來。想不到那年冬天，居然准他辭去部務，回浙江原任，來接他部務的人是朱家驊，珠玉豐餘者，珠字左旁的王字原是「說文」上的玉字，（現在查字典是在玉字部的），豐餘是多餘的意思，滿載歸者滿了一年回去浙江也，計算起來，陳布雷恰好代理部務一年。籤上這兩句話，事後看起來，明明白白說，一年以後朱家驊來接後任，不過在事前總使人幻覺而已。

梁鴻志死果符夢兆

記得名詩人郁達夫和王映霞的離合故事，當郁對王懷疑的時候，曾到西湖某廟去求了一支籤，那籤文上亦居然指出鷄鳴鳩占的話。以上所述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，都是科學無法解答的問題，我們也無意提倡迷信，總覺得天地間無法得到答案的事太多，人們的智慧究竟有限度，即如信仰宗教的人士，確定地說是有神有上帝，你叫他們拿出證據來，他們也會叫你拿證據來證明無神無上帝，這樣各執一是非，始終成為懸案。譬如屈原作「天問」，問了許多問題，都只有上帝才能答覆的，然而上帝無言，人更無能為力，最聰明的是孔子，他明知道宇宙萬物很多是無法捉摸的，所以他只有不談，（子不語怪力亂神）他不知之，不知武斷沒有，不過「不語」而已，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何損於聖人乎，莊子齊物論也說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」。因為六合之外的事，玄遠難知，即知之也無益於人生，故聖人存而不論，六合之內，則都與人的生活有關，所以不惜多方研究。我今天舉出一些「玄之又玄」的故事來談，是有違聖人的意旨的，不過閒暇無聊，作為夢囈，供讀者茶餘酒後一笑而已。末了又想起一事，當年漢奸梁鴻志繫獄數月，伏法的前一晚，夢見他頸上的一顆紅痣沒有了，醒後大驚，忽悟紅痣者鴻志也，鴻志沒命了也，立即起寫遺囑，並和獄中的難友話別，早飯一過，聽見開監提人，確實是他的末日到了，束手就縛即付執行。梁鴻志死，果符夢兆。